

壯丁



壯丁 (獨幕劇)

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地：鄉村

人：蕭忠義——五十六歲

蕭大媽——他的妻子四十來歲

蕭尚清——他們的兒子，二十三歲

張王氏——媒婆

朱四爺——保長

李教官

景：一家鄉村房屋的門口：右邊是進屋裏的

大門，左邊是籬笆還可以看見外出的籬門。籬笆外面是一條鄉村大路——籬笆裏面却有几桿黃葉飄零的小樹。門前堆有許多稻草，草堆旁邊還有轆轤，板橙之類。

幕啟時——正午前十一點鐘左右，暖和的太陽照在這偏僻的村莊上完全顯出冬天的氣象

。蕭大媽拿着幾件舊衣服在底下清理；一邊在檢查衣服上的血跡，一邊嘴裏在喃喃的嘆氣，一會兒張王氏從左邊的大路跑進來，在籬笆外面喊——張：蕭大媽，在這兒洗衣裳？

蕭：喲，是的，大媽兒，早就說你要來了，怎麼直到今天才來？

張：是的，唉，整天的東走西跑的，忙着這個，又忙着那個，總是抽不出工夫兒來。

蕭：那是囉，像你這樣能幹的人，怎麼還有工夫兒歇着呢？請坐吧？

張：不瞞你說，大媽！近來因為幾門親事，真把我這兩隻老腿都跑短了。

蕭：那有什麼關係？有本領多替人做好事！名聲響亮就得了。

張：算得什麼？蕭大爺怎麼樣啦？

蕭：他早起就到醫生那邊看傷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張：怎麼？是他一個人去的嗎？

蕭：不，他一個人那兒還能走？是我尙清攙他去的。唉，大嬌兒，你真不知道多末悽慘啊！

張：是的，我當時到也嚇得跳起來，那天，我從前村陳先生家裏吃過飯出來，半路的時候就碰見李順子，他說日本鬼子的飛機在鎮上丟了炸彈，炸死一百多人，上村的蕭忠義大爺也給炸去了一隻膀子，又炸傷了腿和面孔，什，什麼的。唉！大媽，我當時嚇得連心肝都翻倒過來了。直到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還老是全身發抖。那天我心裏足足想了一夜，我想：唉！蕭大媽這下又够受苦啦，兒子整天要到鄉公所去練操，兒媳婦又一擱再擱，直到現在都還沒娶過門來，這樣大的家門，偏偏又遇到這樣的災難，叫他一個女人怎麼辦呢？唉，本來那第二天早上，我就想來看看蕭大爺

的了，可是左牽右扯，真是趕得連母雞都沒有法兒下蛋。所以就一直弄到今天才來。

蕭：真是謝謝你，大嬌兒。託上天的福，他現在總還算保全了一條老命。

張：唉，真是，日本鬼子這樣沒有良心總歸是有報應的。

蕭：（檢起剛才的血衣給他看。）可不是你還沒有看見他那大身上脫下來的衣裳呢，哪，你看上身下身，全都給血染透了。這左邊的袖子連手帶袖都給炸跑了。

張：（安慰地）真是，唉，你也不必太難過了，大媽，你話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只望蕭大爺的傷口能够快快地好起來，就什麼都好。

蕭：話說得是：大嬌兒，萬一他爹有個三長兩短，那就什麼都完了。我家阿清雖說已經二十三歲了，可是沒有胆量，家裏的一

切事情都是還要他爹來經手？再說，我家裏的老脾氣你也是知道的，雖說是已過五十多歲的人了，可是火氣還是很重，他說要怎麼着就怎麼着。他的事情是沒有得說的。

張：這也怪不得，要不是這樣還能算得好漢嗎？像蕭大爺那樣正直剛強的氣概，方圓幾十里地方那一個不知道。

蕭：是的，想起二三十年前我初到他家裏的時候，他真是一個英雄好漢。所有上隣下舍，男女老少，誰都說他的好話。不論怎樣貧賤卑下的人他都肯幫忙。講義氣，重朋友，大家樂得和他交遊。

張：其實就現在的蕭大爺也未嘗不是一樣，就拿你尙清這門親事來說吧，要不是有蕭忠義這樣響亮的名聲，老實說，他們何家也就瞧不起咯。你說是不是，大媽？這個又老又硬的招牌誰不想貪呀？

蕭：（沉痛地搖了搖頭）唉，現任到底不比從前了。前幾天那給炸彈炸的傷口痛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他自個兒也在說——要是在從前誰敢給我這樣大的苦頭呢？別說是炸掉我一隻膀子，就是動了我一根頭髮，我也要跟他拚命？話真是不錯，大嬌兒，從前雖說也有兇惡的官府衙門，可是那會有現在的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哪！

張：是呀，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將來一定沒有好死的。你們現在只要趕快把媳婦兒娶回來，幫忙料理家務，把老太爺的病早日治好，一家子人口齊全，安安穩穩地過下去，將來你們蕭家就後福無量了。

蕭：是的，想是我也這樣想，可是……
張：我告訴你呀，大媽，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老留在家裏，他們娘家自己也不放心哪。

蕭：不錯，我看待會兒等他們爹兒倆個回來

的時候，我再跟他爹商量吧，反正現在不比從前了，什麼事情都可以隨便一點，簡簡單單選定一個日子把人娶過門來就算了。

張：我看你就這麼辦吧。

蕭：好的，好的。

張：真是，只要六禮一通，喜事馬上就可以臨門，不用十個月包你抱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孫哪！哈哈哈哈哈

蕭：哈哈哈哈哈。（朱四爺保長從籬笆外進來。）

朱：蕭大媽。

蕭：喲，是的，朱四爺，今天刮了什麼大風把你吹到這裏來？

張：像朱四爺這樣的紅人，起碼也得西北風方吹得動呀。

朱：那裏話，怎麼你也在這裏，張大嬌兒。

張：我嗎？還不是替人做事。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朱四爺不久你就有喜酒可吃了。

朱：怎麼？又做了大媒人啦？

張：可不是，到那時候你可別忘記我張大嬌這兩隻老腿啊。

朱：真有這樣的好事嗎？那我就等着來吃喜酒得了，不過閑話少說，蕭大媽，我今天是有公事來的。

蕭：什麼公事，朱四爺？

朱：你的兒子到那裏去啦？

蕭：他攙他爸爸去看傷去了還沒回來。有什麼事，朱四爺？

朱：剛才上頭來了命令，叫我們這一條村要派一隊壯丁去上火線。

蕭：（一驚）怎麼，上火線？現在就要派去打仗了嗎？朱四爺？

朱：是的。限今天十二點鐘就出發。

蕭：哎呀，那怎麼辦呢？朱四爺，我阿清也要去嗎？

朱：當然哪。你們娘兒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天天同日本鬼子打仗，一天不知要死多少

人哪。火綫上的大兵天天這樣死下去，要是沒有壯丁去補充，可以打得勝仗嗎？

蕭：朱四爺，你不知道，我家裏自從他爹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之後，弄得七上八落，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將來能不能醫好也沒有把握。現在叫我兒子又去打仗，要一有三長兩短，叫我這個老太婆怎麼辦呢？

朱：不，這我也沒有辦法呀！

蕭：不瞞你說，朱四爺，張大嬸今天還特爲來說我兒子的婚事來的呢。

張：是的，朱四爺，人家正要打算作喜事，怎麼好去打仗？

蕭：對呀，四爺你看怎麼辦呢？

張：不用着急，朱四爺自有辦法。

朱：我能有什麼辦法？

張：只要四爺肯幫忙，月亮也可以拿下來當鏡子照，這一點兒小事，怎麼能說沒有辦法？

朱：這不是一張嘴可以做得到的。

蕭：哎呀，那怎麼好呢？四爺。

張：你只要捨得拿錢出來，什麼事朱四爺都會給你想辦法。

朱：張大嬸兒，別只顧嘴說，王法在人家手裏，難道我能够得錢賣放嗎？

張：我知道王法在上頭手裏，但是有朱大爺這樣響亮的名聲，還有什麼路子走不通的？

朱：哼！這年頭兒可很難說。

蕭：四爺，這無論如何都得請你幫忙。

朱：自然囉，能够做到的事情，我總可以盡量給你們帮忙的，不過這次的事情我實在沒有辦法。

張：好了，四爺，現在別的話也不必多說了，總之一句話，請你老多費點心思，派另外一個人去就得了。

朱：這我可不能……

張：有什麼不能的。事情辦妥之後囑叫蕭大

媽多孝敬四爺就是了。

張：我實在不能……

張：你就別推辭了吧，四爺，沾了你四爺的恩德，將來還會忘記嗎？我看事情就照前次李大叔的大少爺那樣辦好了！叫蕭大媽進去把箱子裏的洋錢拿出來，請四爺去隨便找個人馬馬虎虎補上一個名就算了。

朱：……這個我真……

蕭：四爺……

張：得了，朱四爺，多勞你操心，將來辦喜事時候，還要請你坐首席呢。大媽，你趕快去拿出五十塊錢來吧，現在時候也不早了，四爺要去找代替的人不還要相當的時候嗎？

蕭：五十塊錢？

張：是的五十塊錢。

朱：哼哼，這年頭兒五十塊錢也很難買得到

人去呢。

蕭：少一點兒成不成……

張：哎呀，蕭大媽，你就別小氣這一點點兒吧。箱子裏有的是錢，何必計較呢。去去去。（把蕭大媽推下去。）

朱：（一面在後面叫）喂喂五十塊錢我真辦不了。

張：四爺算了，只要你說一聲，誰敢不聽？就拿橋頭小店裏那般烟鬼來說吧。有你朱四爺出面拿十來塊錢去叫一個人，那一個不搶着要去？

朱：這你不能那麼說。現在誰還不知道去上火綫要拿命來賭的？而且一次再次的買了那些老弱殘兵去代替，萬一給上頭知道可不得了啊。

張：唔……山高皇帝遠，上頭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好了，再別談這些了，四爺還是談談別的事情吧，像你這樣吃公事飯的忙

人，真難得有運氣跟你在一塊兒。

朱：有什麼可談的？

張：朱太太近來怎麼樣呀？哦想起來了，你們第三個令郎不是還沒有定親嗎？怎麼了，我來給他做個媒吧？

朱：哼，像這樣的年頭兒那裏還管得了這些

張：那裏話？在你什麼時候也是一樣的。

（蕭大媽拿着錢出來）

張：來了，蕭大媽的錢拿來了。

蕭：不過這裏……這裏只有……

張：有多少？

蕭：四十塊，

張：呵，四十塊？朱四爺……

朱：我告訴你我沒有辦法張大媽兒。

張：怎麼，大媽一下子湊不夠嗎？

蕭：是湊不夠，大媽兒前回他爸爸去糶了十來担米，一共有六七十塊錢，本來是預備

過些時候給阿清討媳婦用的，但是這兩天給他爸爸去治傷，買葯，弄這個又弄那個，一下子就花去了幾十塊，目前真是沒有辦法。

張：那麼，四爺，我想你就先把這四十塊錢收起來吧？

朱：我不能，張大媽。

張：哎呀，請你多幫點兒忙就是了：（把錢送過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朱：（初不肯領）不，不……

張：收起來，收起來。

朱：不能，不能 四十塊錢叫我怎麼去辦呢

張：你放心吧，四爺，那十塊錢回頭就給你送上，（把錢塞到他手裏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朱：（一面收錢一面嘴裏說）不，不，我真不能……

張：是了是了，總得請四爺多幫忙，那十塊錢

回頭蕭大爺回來，馬上就可以送上給你。

朱：唉，這事情我實在難辦……（數着手裏的錢，）這裏是四十塊吧？

張：不錯，我已經數過了，一個都不少，（回頭向蕭大媽）回頭大爺回來的時候，那十塊錢可以給四爺吧？

蕭：這要等他們爺兒倆回來之後才曉得，要是帶去看傷的錢沒有用完，還有得剩的話是準可以的。

張：那好了，四爺你就留駕在這兒多等一會兒吧？

朱：不，我現在忙得很，那兒有工夫待？我還得去告訴前村王莊的幾家人家呢。

張：那麼……

蕭：那怎麼辦呢？

朱：（停了一會兒）我看我回頭再來吧。

張：對了對了回頭再來吧；反正多勞你費心張：回頭見，四爺。

就是了。

蕭：真感謝四爺……

朱：不過，你可要當心，回頭你的兒子回來的時候，你趕快叫他到外頭去躲避一下，或者在裏面找個地方藏起來，壯丁隊還沒有出發之前，千萬不要跑出來。因為說不定待會李教官要我領他來搜查一趟的，如果真要跟我到這兒來搜查的時候，你就說你的兒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在家裏睡覺，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就得了。別的不必多說。

蕭：是的，是的。

朱：同時也告訴你蕭大爺不用擔心，反正我陪他來是做個幌子，騙騙上頭去的。

張：嗯，對了，這可要當心，別露出馬腳來連累到朱四爺。

蕭：曉得，曉得。

朱：好，那麼我去了，回頭見。

蕭：謝謝你，回頭見，四爺。

朱：回頭見，回頭見。（下）

蕭：好走，四爺。

張：難爲你，四爺。哦，大媽，現在可萬事順序了。

蕭：謝謝你，大嬌兒。

張：不瞞你說，大媽，你們這次用五十塊錢買脫這個差事，已經算是頂便宜的了。外間還有人用了兩三百塊錢的呢。

蕭：是嗎？

張：可不是？不過他看我張大嬌在這兒！他也知道不能隨便亂敲竹槓的，不然哪，哼……

……你知道嗎？那次他同王小妹的事……

兩耳語忽然大笑）嚶嚶嚶嚶？（蕭尙清攙着蕭忠義進來。蕭忠義用紗布包着頭，只露出一個面部！左臂因被飛機炸掉，所以左邊的袖筒也是空的。）

尙：（還在籬笆門口就喊了！）媽媽。

蕭：哎。哦，他們回來了。

張：真是，哦，蕭大爺，尙清，你們回來啦？

尙：是，張大嬌兒。

忠：啊，張大嬌來了嗎？

張：是的，聽說你老人家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了身體，早就想來問候問候了，可是總沒有工夫兒來。現在怎麼樣了？好些了吧？

忠：唔，好，好，現在總還算沒有斷氣。唉，張大嬌，我生來五六十歲了。這還算是頭一次吃了日本鬼子的虧。（咳嗽起來。）他媽的……

張：真是……

蕭：怎麼？你就在這兒坐下曬曬太陽？還是進屋裏躺一躺？

忠：不，我在這兒坐，隨便說兩句話我就要進裏面去躺一躺。

張：那麼你就請進去躺一躺吧，大爺，不必客氣。

忠：不要緊，反正我兩條腿還沒有斷掉。他媽的這隻胳膊可就去了。唉……

張：大爺，你心裏也別要太那個了。現在只要託老天爺的福能够快快好起來就好了，剛才我才跟大媽說日本鬼子這樣的兇惡，將來總歸沒有好死的。

忠：唔，這種仇恨，我就是死都不會忘記的！要是我這條老命還能够活下去的話，雖然我就只剩這隻手我也要同日本鬼子拚命！（又咳嗽，）

蕭：恐怕在路上傷了風，先進裏面去躺一躺吧。

張：對了，大爺，進去歇一歇吧。萬一着了涼傷了風那更麻煩了。

忠：好的，那麼你就留在這兒待會兒咱們再談吧。

張：好的，好的。

忠：或者你們也到屋裏來坐吧。

蕭：他在這兒有太陽暖和一一點。你先進去床上躺一會兒吧，說話的日子多着呢。（扶他進去）

尙：媽，我一個人扶得了：（把手裏的藥包給他）你拿着這個吧。（攙蕭忠義進去）

蕭：這是什麼藥嗎？

尙：是的。（蕭大媽跟着他們行將進屋的時候，張王氏輕輕地從後面把他叫回來。）

張：你趕快叫你尙清藏起來呀，時候不早了，也許一會兒朱四爺他們就要來了。

蕭：是的，是的。（趕快往裏面走，忽又回過頭來）哦，大嬸兒，你想叫他藏在什麼地力好呢？

張：這個我看，就讓他藏在你那灶坑後面的稻草棚裏面好了，反正時候兒不長，一等壯丁隊出發之後，就可以出來的。

蕭：對了，我想也是藏在自個兒屋裏好，如果躲到外面去給人家看見更是麻煩。

張：那自然咯。

尙：（站在門口喊）媽媽，藥給我。

蕭：好的，啊，阿清，你來。

尙：什麼事，媽？

蕭：孩子你爸爸的藥我來給他弄，你快到稻草棚裏去躲起來。

尙：（莫明地）幹什麼，媽？

蕭：剛才朱保長來過，說壯丁隊今天十二點鐘要出發了。

尙：是嗎？

張：是的，不過不要你，我同你媽媽早就替你想到辦法了。尙清，你快藏起來吧，不要怕，不久就要做新姑爺的人怎麼還能去打仗呢？

蕭：是的，多謝張大嬸呀，剛才朱保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給他說好了，給他五十塊錢，請他去想個辦法免掉，不過待會兒朱

保長還要領教官來查一查做個幌子，所以你要趕快藏起來，別給教官看見。

尙：媽媽，這個……

蕭：別多說了，你快去吧。

尙：不行的，媽。回頭爸爸知道會怎麼樣呢？

蕭：你爸爸讓他睡在屋子裏，先別給他知道。反正朱保長是開通的人，他不會把教官領進屋子裏去的。

尙：（遲疑地）這個無論如何……

張：哎喲，蕭少爺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你真是太沒有丈夫氣了，什麼事得果斷一點，像你這樣，將來娶了新媳婦兒可怎麼辦呢？你還不知道，剛才我跟你媽媽把你娶親事情全都談得妥妥當當，過些時候，新媳婦兒一進門，還有誰能比你快活的。

尙：我不是說這個，張大嬸……

張：去吧。

蕭：去呀，別再三心二意了，到草棚裏去，

坐在草堆裏，不要响。

尙：（無可奈何地）那麼爸爸的葯你去給他弄。（轉身將下）

蕭：（叫他回來）喂，差的兒我又忘了，你身上還剩的有錢沒有？

尙：錢？那兒還有？剛才已經欠了三塊多葯錢，說好的他下午叫人來拿呢！

蕭：喲，那怎麼辦？

張：你們另外沒有了嗎？

蕭：眼前那兒有？

尙：要錢幹嗎？

蕭：我剛才不是說過要送五十塊錢給朱四爺保長，請他免掉你的差事嗎？家裏剩下的四十塊錢我都拿給他去了，還差十塊錢說好回來就給他。

尙：怎麼？家裏的錢都給他了啦？

蕭：是呀。

尙：哦，這事情待會兒爸爸知道的時候不是

張：爸爸要怎麼樣？人丁要緊，還是財錢要緊？爸爸不會怎麼的。哎呀，目前沒有錢，就過兩天給他，難道蕭忠義大爺還少得了他十幾塊錢嗎？（把他推進去）去吧去吧。（尙清下）

蕭：（在背後加上一句）沒有叫到你就別出來，聽了孩子。

張：不要緊的，大媽去了錢的還怕什麼？

蕭：是的，大嬌兒，那麼你在這兒少待一會兒，我先進去把老頭子安置一下馬上就來。

張：好的，好的。

蕭：你坐吧。（回頭將下）

張：不用客氣

（朱四爺保長領着李教官出現在籬笆門口叫）

朱：蕭尙清！

蕭：（慌張的回轉身來）誰……誰呀？

張：（搶上說）尙清還沒有回來，朱保長……

朱：還沒有回來，到底到那裏去啦？

蕭：不知道四爺……朱保長。

張：昨天出去一直沒有回來。晚上也沒有在

家睡覺。

朱：混帳到那兒去，沒有告訴你們嗎？

蕭：沒有：朱保長

張：人長樹大，做父母的也實在沒有辦法呀？

朱：你們完全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嗎？

張：不知道。

蕭：不知道。

朱：（向李教官）這怎麼辦呢？李教官？

李：這還了得，一個不在家，兩個不在家，

那麼公事還要辦嗎？

朱：真是。

李：他父親在家嗎！你們的男人呢？

蕭：我當家的在裏面老總他目從給日本鬼子

飛機炸傷之後就一直躲在牀上到現在還不

能起來。

朱：真是豈有此理！那麼李教官現在時候也不早了，我看我們就趕快到前村去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再說吧？

李：不行，辦公事能這樣胡塗嗎？一個逃走，兩個逃走，那國家拿出錢來訓練是幹嗎的？

朱：是的，這班無知無識的人，不知大義，真該死，不過李教官說在事已至此也無可奈何。我想還是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看看，要是人數只差兩個的話，就另外想辦法找一二個人就好了。

李：那不成，這担子怎能担得起嗎？

朱：也不能說担得起担不起，總怪我做了這個保長倒霉就是了，上一次逃掉許多還不是由我自個兒掏荷包請人去填補的嗎！

李：你別用提起上次的事情了，去了五百人，還沒有上船就逃走了三百多，差點兒闖

起禍來了你曉得嗎？（想往那裏面走不成）他的父親在那兒？

蕭：（阻止他）哎呀，老總，請你別……

張：他傷得很重呢……

李：那怎麼辦，你們得走出人來呀？

張：他不在家

李：不在家，到那裏去了，你說出呀，你是他的母親嗎？

張：不是，他。

蕭：是我，我是他的母親，老總：

李：你是他的母親，那末你應該把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呀！

蕭：我實在不知道。

李：不知道，好不知道，那我跟你的男人去說呀。（往屋裏來）

蕭：哎呀，老總，你不能進去……

李：怎麼？怎麼不能進去？你的兒躲在那裏邊，是不是？那我偏要進去。

蕭：（拚命的拉住他。）不是的，不是的。張：不是他兒子藏在裏面，是怕你老驚動了她老太爺。

李：不成，我非進去搜查不可：（往裏衝）張：（也幫着拉）老總，不能去，他老太爺，傷得很重呢！

蕭：求你行行好吧，老總（向朱四爺）哎呀，四爺怎麼辦呢……

朱：李教官，他的男人的確傷得很重，我就……

李：說什麼？就讓他不去算了，是不是。（剛巧蕭忠義靜悄悄地出現在門口）

忠：你們吵什麼呀？哦，四爺什麼事？

張：哦，大爺……

蕭：喲，你爲什麼要跑呀出，裏面躺着不好嗎？

李：唔，這位就是蕭尙清的父親嗎？忠：是的，老總，尙清是我的小孩子。

李：那好極了，我問你，你的兒子呢？

蕭：我已經說過了，他昨天……

忠：娘兒們別多嘴：怎麼老總，找我的孩子有什麼事情呢？

李：上頭下了命令，叫我們這一條村今天要一百名壯丁十二點鐘就要出發……

忠：出發了嗎？是的是的。

李：可是我們來找你的兒子，他却不在。

忠：不在，在的，老總，我的兒子在這兒他剛才扶我回來的，啊，阿清他媽，阿清在那兒呀？

蕭：你別睡得胡里胡塗兒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睡覺了，你還不知道呢。

忠：你這是什麼話，爲什麼要撒這的慌呵，你當這位老總是什麼人呀。

張：蕭大爺，你還是進裏邊去歇一歇吧，這裏的事情有大媽招呼得了。

李：（向張）你少開口！現在你們的詭計，

我明白了，好老伯你的兒子在那裏請你把叫出呀！

忠：是的老總，（向其妻）去，阿清在那兒，叫他來。

蕭：你自己別胡說八道，人家昨天到現在就沒有回來過，誰曉得他在那兒呀。

忠：你胡說：你別裝傻。

蕭：你知他在那兒，你就自己兒找去，我管不着（轉身往裏面去）

忠：媽的，你不去找，你的兒到那兒去（想挺起勁兒去打他，不料身子一歪幾乎要倒下來，（張王氏和李教官順手扶着他）

張：哎喲哎喲，當心點兒。蕭大爺。

忠：他媽的，我揍你：瞧着吧……你……你……李：老伯，你慢點兒。

忠：哦哦你……你……想不出你這老太婆來撒慌啦，啊，媽的好好的孩子你爲什麼要慫恿他……好，老總你等一等我有辦法叫他找出

來……

朱：李教官，那末我們先到前村去回頭再來吧。

李：先去前村，（看了看表）好的現在時候不早了，那麼我們先到那邊去回頭再來，老伯請你把你的兒子找出來在這兒等。

忠：是是，你放心吧，老總你看這胳膊得了，講到打日本鬼的事，我蕭忠義不會後人的。

朱：好，回頭要是李教官沒有空，我就自個來。

李：（兩人談着下）不，我來。

張：蕭大爺你在這椅子坐下來慢慢的聽我說，你還你知道這裏面的底細呢？

忠：什麼底細面底。

蕭：什麼事情總不問清楚只顧你自己兒一張嘴，難道兒子的性命你一點兒也不管嗎？

張：好，你也別說了，（向忠義）讓我來告訴你吧！大爺剛才我一來就跟大媽講了，現在大爺傷得這麼利害，家裏人少事務多

，總不能不想個辦法啊！何家訂的那門親事呢，又老是催得緊，所以我就說，要是把媳婦兒娶過門來的話一來他娘家既可以放心，二來你老人家裏，又可以多一人幫手，這不是兩得其便嗎，所以我剛才就跟大媽說，無論如何都要叫尙清少爺留在家里，快把媳婦兒娶回來要緊……

忠：可是公家的差事，是可以這樣隨便的！

張：有什麼可以呢？我告訴你……

忠：。你到說這樣漂亮，張大媽，我蕭忠義不能像別人那樣隨便丟人的。

張：這怎麼能說丟人？你看，現在上都下舍，那一家不是……

忠：好了，張大媽，別人要怎樣就怎樣吧。

我告訴你，我蕭忠義是不做丟人的事的！你知道不知道我這隻手是誰給弄掉的？

張：不過蕭大爺……

忠：什麼不過？爽爽直直的說一句，就是你